

禪心指月

——禪的故事

李醒華

前 言

当你翻阅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、《指月录》一类记录古代禅师言行的书籍时，你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：怎么禅师们说话常常那样颠三倒四，问得出奇而答得怪诞？怎么禅师们常对诚心求佛者予以冷落、讽刺甚至拳打脚踢、棒喝交加？怎么禅师们师徒之间常互相打骂，为师不尊，为徒不敬？怎么禅师们常常呵佛骂祖，行为荒唐？难道这就是禅？你或许会认为禅师们都是些“疯子”。你有这种感觉并不奇怪，因为你还未了解佛教，特别还未了解佛教中的这个宗派——禅宗，就像一个不了解足球的人无法理解球迷们那种如痴如狂的热情一样。

的确，这就是禅，或者说，这就是禅的表现。禅宗强调见性，即体悟自己的佛性，而佛性是无形的，超越时间空间以及一切观念常识的，只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说。禅宗的特点就是“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。因此，禅师们打破了一切固有的教学程式和行仪规范，直指人心本来是佛。行住坐卧无一不是佛性的流露，烧茶递水，吃饭拉屎无一不是传道与悟道的契机。佛性本来清净，空无一物，本来圆满具足，所以无需修证，只求不要污染。人的一切生活常识经验以及对善恶美丑的选择取舍，都是对佛性的污染。禅师们的当头棒喝以及一切违反常识的言行，都是要扫除参禅者心上的这些污染。禅，不是要人得到什么，而是要人放下

一切，认识自己。

禅，作为一种修行方式，在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就有了，但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，却是在公元526年菩提达磨从印度到中国后才开始了它的历史。而真正建立禅宗风气的，是唐代初年的五祖弘忍（602—675）和六祖慧能（638—713）。慧能之后，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。到唐末五代期间，禅宗又分为沩仰、临济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五家，到宋代，临济门下开出黄龙、杨岐两派，合称禅宗的五家七宗。沩仰、云门、法眼几宗到宋代便衰亡，黄龙数传也灭绝，杨岐派恢复了临济的旧称一直盛传，曹洞宗也能维持其余绪。到晚近代的禅宗，就剩下临济宗和曹洞宗两家了。

禅宗以参究的方法，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，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不重冗长的说教，只重实际的证悟，不拘死板的形式，只重活泼自由，比起别的佛教宗派来说，显得更为平易近人，更深受注重实际、追求平易的中国人所接受。所以自唐代以后，中国的宗教、哲学、思想、文化艺术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，都受到禅宗的影响。因此，了解一点有关禅宗的知识，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这是撰写本书的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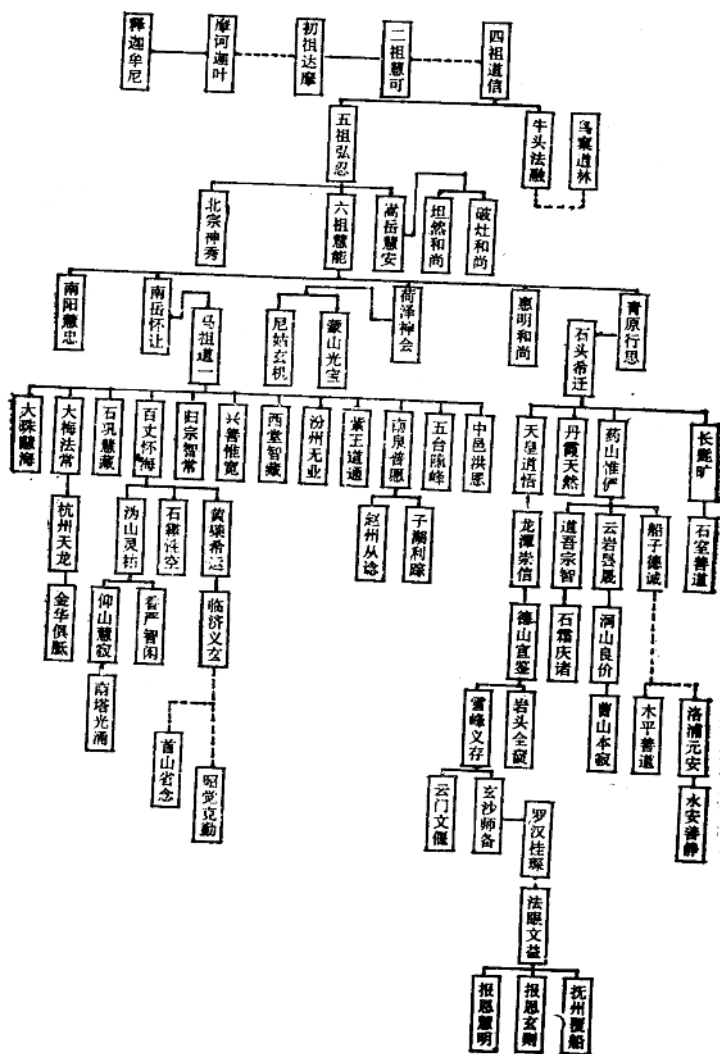
考虑到读者查阅的方便，本书主要从《五灯会元》中选取故事。故事都用现代汉语作了适当的翻译，解说部分的文字也力求通俗易懂。

在本书写作过程中，得到了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、广州市六榕寺住持释云峰大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并烦他审阅了全稿，提出了宝贵意见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李醒华

1991年4月20日于华南师范大学

本书主要律师师资关系图



图注：

①虚线者表示省略。

②禅师的名号一般分两部分：法名（出家后起的名字）、称号（同时人或后人常称的名号），如“马祖道一”，“道一”是法名，“马祖”是称号。称号有时用禅师所居住的地名，如行思禅师居吉州青原山，故称“青原”，怀海禅师居洪州百丈山，故称“百丈”；有时用所居住的寺院名，如桂琛禅师居漳州罗汉院，故称“罗汉”；有时用俗家姓氏，如道一祖师，俗家姓马，故称“马祖”；有时用谥号（死后的称号），如文益禅师谥号为“大法眼”，故称“法眼”；等等。相同法名或相同称号的禅师不少，把法名和称号连起来叫，就不易混淆了。

觉 而 不 见

世尊在一棵大树下坐，有两个商人赶着车队从旁边经过。两位商人看见了世尊，怕车队惊动了他，便前去对世尊说：“世尊，你见到车队经过吗？”世尊说：“没看见。”商人问：“那么，听到了吗？”世尊说：“没听到。”商人又问：“莫非你正入禅定？”世尊说：“我不是在禅定。”商人说：“那么说，你是在睡觉了？”世尊说：“我没有睡觉。”商人便赞叹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觉而不见。”于是恭敬地献给世尊两匹白色的细毛布。

（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）

【解说】

什么叫“禅”？禅宗的“禅”是梵语 Dhyana 的音译（禅那）的略称，或音义并举，译为“禅定”。“定”的意思是把心思集中到一处。唐代玄奘法师把禅定意译为“静虑”。一方面要“静”，一方面又要“虑”，“静”与“虑”两种不同性质的心理状态合而为一。这则故事，就是体现了“静虑”的特点。

世尊（释迦牟尼的一个尊号）既没有睡眠，也没有“禅定”（这里不是指禅宗的禅定，而是别的宗教派别所提倡的“百物不思”的入定方式，亦叫“无心想定”），可见他是

有觉知的，但车队经过，却看不见，听不到。其实，说没看见没听到，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像瞎子聋子那样不见不闻，而是当物象映入眼睛、声音进入耳朵时，不起心动念去执著追求。六祖慧能说：“外不执著物象就是禅，内心不乱就是定。向外执著物象，内心便乱，如果见到各种景象内心不乱的，是真正的禅定。”又说：“感觉器官虽然有见闻觉知，只要不执著景象，真性就常自在。”汾山禅师也说：

“学道的人，何时何地，视听寻常，更无委曲，不须闭眼睛塞耳朵，只要情不附物就可以了。”“情不附物”，就是不执著追求。就像一面镜子，能照见万物，这是镜子的“觉知”，但万物影象来时，镜子不会欢喜，万物影象消失时，镜子不会惆怅，万物影象在镜中停留时，镜子不会对其给予善恶美丑的选择，这叫“情不附物”。车队经过，世尊实际上是眼见耳听，知道有车队经过，但他不会因为车队浩荡的阵容而有所感染，也不会因为如雷的车轮声以及赶牲口的吆喝声扰乱了静心，他对车队的经过完全没有喜欢或讨厌的情感。所以眼虽见而实不见，耳虽听而实不闻，这就是虽有见闻觉知而情不附物。情不附物，就是“静”；见闻觉知，就是“虑”；“静”、“虑”结合就是“禅”。

真正的禅者并不禁绝感官对外界的感受，只是要求不受感染。百无所思，毫无知觉的是石头草木，禅家称为“无情”。而“无情无佛种”。认为禅定是百物不思的见解，是一种邪见，禅家称为“无记顽空”（“无记”，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“植物人”）。禅定不思虑的只是妄念，而思虑正念。

拈花微笑

世尊常在灵山上说法。一次，他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不说一句话。这时座下的听众们都面面相觑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，只有世尊的大弟子大迦叶尊者开颜微笑，世尊便对大家宣布说：“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大迦叶。”

（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）

【解说】

这是禅宗开山立派的最早师承传说。世尊是广大教化主，佛教各家各派都归源于世尊，而禅宗则是由大迦叶开始传承的，迦叶就是禅宗在西天的初祖。他们的传承过程是这样地简单：一个拈花，一个微笑。这拈花微笑之中，包含了什么深意？可以说，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，但这细微的动作却表明了两人的默照，两人的心心相印，就像竞技场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一个手势或一个眼色。在这种场合，语言是多余的，语言只会成为心意表达的一种障碍，因为粗疏迟钝的语言无法准确无误地表达细密流动而丰富的心意。这里没有讲经说法，也没有诵经听讲。也可以说“拈花”就是说法，“微笑”就是悟理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禅就是在这种不开口的做法中诞生和承传的。这叫做“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，

教外别传”。这种与别的佛教派别不同的特殊的教学方法和悟道方式，就是禅宗的总体特点。

世尊所说的“正法眼藏”，是指佛心。佛心能彻底地看见事物的正理（正法），所以叫“正法眼”；佛心深广无边，包含万有，所以叫“藏”。“涅槃妙心”，是指佛心的本体。佛心的本体寂静，所以叫“涅槃”；佛心本体不可思量分别，所以叫“妙心”。“实相无相”，指万事万物的本体。事物的相（现象作用）变幻无穷，是虚假不实的，只有事物的本体永恒不变，是真实的，所以叫“实相”；所有事物的本体都是非物质性的，没有形象（相）的，所以说“无相”。《涅槃经》说：“无相之相，名为实相。”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说：“无一相可得者，即是实相。”因此，“实相”与“佛心”意义相通。“正法眼藏”、“涅槃妙心”、“实相无相”其实都是指“佛心”。禅宗就是以参究的方法，以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，所以又称为“佛心宗”。

放 下 吧

有个梵志（佛教以外的宗教徒）双手拿着合欢、梧桐花来供养佛，世尊对他说：“放下吧！”梵志便放下左手的一株花。世尊又对他说：“放下吧！”梵志又放下右手的一株花。世尊还是对他说：“放下吧！”梵志说：“世尊，我现在两手都空了，还要放下什么？”世尊对他说：“我不是叫你放下花，而是叫你放下外六尘、内六根、中六识。一时间都放弃，到没有可以放弃时，你就进入不生不死的境界了。”梵志听后当即悟到了无生忍。

（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）

【解说】

“无生忍”，指进入了不生不灭、永不退转的境界。无生，指绝对的真理境界。万事万物的本体，无生无灭。有生有灭的只是相对的真理，是事物的现象。忍，本指忍耐，这里是指安住在无生无灭的境界中而不动心。很多宗教都追求长生不老，而佛教认为长是相对于短来说的，不管你怎样长命，也必定有结束的一天。生是相对于死来说的，有生必定有死。长短生死都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所以不应以长生作为追求的目的。万事万物都是由各种相对的条件因素组成的，其中并没有一个决定的因素，而各种条件因素也是由另外

的一些相对的条件因素组成的，其中也没有一个决定性的东西，事物的这种性质，佛教称为“空”。这种空性是事物的本体，这种空性是超越时间空间的，不生不灭的，悟到了这种境界就是悟到了无生忍，也就超越了生死。《最胜王经》说：“无生是实，生是虚妄，愚痴之人，漂溺生死。”

梵志来献花供佛，当然是要向佛寻求永恒解脱的门径，但万事万物本性是空的，人的自性亦空无一物，悟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，也不可能给别人什么。如果起心去追求什么，就是舍本逐末，所以世尊只是叫梵志“放下吧”，要放下六根（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）、放下六尘（与六根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感觉对象），放下六识（六根对六尘的识别），也就是要梵志心不要往外驰求，既不追求有形的物质，也不追求相对的观念。无心无求，就符合于空无一物的自性，这就见性成佛了。

这个故事说明禅宗修行以无求为目的，不是要求得到什么，只是要求放下一切。以言不少禅师也只是教人无求无得，如善信禅师最初去参问赵州禅师：“一物不带来时如何？”赵州说：“放下吧！”善信说：“既然一物都没带来，还放下个什么？”赵州说：“放不下，就带着吧！”善信因此而悟。善信虽说没有带一物来，实际是有求而来，是要弄明白“一物不带”（空无一物）的含义。赵州叫他放下的是有求之心而不是放下手中之物。叫他放不下就带着，意思是说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放下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带着，空无一物，无法可求。

未曾说一字

世尊临逝世时，他的弟子文殊大士请求他再转法轮。世尊便呵斥他说：“文殊！我传法四十九年，未曾说过一个字，你却请我再转法轮，难道我曾经转过法轮吗？”

（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）

【解说】

“转法轮”就是说法。“轮”是印度古代一种非常利害的轮形武器，据说那些伟大的国王在出生时，空中会出现这种轮，预示他今后所向无敌，征服四方，这样的国王被称为“转轮王”。佛教将佛说的法称为“法轮”，意为佛的法轮能摧毁世间一切不正确的见解和丑恶。释迦牟尼成佛后，第一次在鹿野苑为他的五个侍者说法，佛教史上称为“初转法轮”。释迦牟尼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，一生为人说法，但这里却说他“未曾说一字”，他并未转过法轮，这并不是他临死时的糊涂话，而是叫弟子们不要执著于他平时所说的话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，佛性是超越形象、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是绝对的，而语言文字只能描述相对的有形有色的事物的表层意象，所以语言文字是虚幻不实的，不能用语言文字代替超越的佛性。本来就无法可说，只是为了引导众生（迷惑者）开悟而说的话，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，不要把手段作

为目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所谓说法，其实无法可说，只不过你叫它作“说法”罢了。“若说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”。

不二法门

一次，维摩诘和三十二位菩萨谈论怎样悟入不二法门的问题，众位菩萨各抒己见，有的说要离开生与灭，不生不灭；有的说要去除善与恶的分别；有的说要去除色与空的分别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……最后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说：

“我们都已说完，该你说了，请问怎样才能悟入不二法门？”这时维摩诘沉默不说话，文殊师利赞叹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真正是悟入不二法门啊！”

（据《维摩经·入不二法门品》）

【解说】

“不二法门”，就是一种超越于相对性的境界，离开了诸如善与恶、美与丑、色与空、祸与福等所有的分别。这种境界，也就是“真如”、“佛性”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各位菩萨所说的都对，因为他们都是离弃两边而取中道。但是，佛性是不可说的，体悟的境界是不可描述的，一说便有了形象，有了时间、空间，有了相对性，所以只能意会，不可言诠。维摩诘沉默不语，就超越了一切，这才是“真正的悟入不二法门”。据《维摩经》载：维摩诘本是个得道成佛的人，但却以居士（在家修行者）的身份为人演说佛法，他那种无拘无束，透脱自在的作风，深为中国禅师所效法。

我不干 谁替我干

一日，大迦叶正在踏泥作砖坯，有个小和尚见到了，便问他：“为什么要自己干？”大迦叶说：“我不干，谁替我干？”

（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）

【解说】

这则故事，表面上似乎是颂扬大迦叶没有架子，不怕辛苦参加劳动的精神，其实是包含了深刻的禅理。“我不干，谁替我干”这句话，并不是指劳动，而是说“我自己不参禅悟道，谁替我参禅悟道”，“我自己不求解脱，谁能代替我解脱”。这句话，表明了禅要亲自证悟的道理。

为什么禅要“亲证”呢？这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、佛教讲究因果轮回学说，认为人的一切痛苦和快乐都取决于前世的行为和思想，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。造恶就有恶报，为善就有善报。总的来说，人生都是痛苦的，快乐只是短暂而相对的，从出生那天起到死的一天，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而造成这种痛苦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，是自己在前世中的错误思想行为。这种痛苦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：人的触觉带来感觉，感觉引起欲念，欲念导致假象和虚幻，假象和虚幻造成迷惑，迷惑使人去盲目追求，追求便使人托生到尘世，有生

便必有老病和死亡。痛苦既然是自己招致的，绳索是自己加在身上的，要解脱痛苦束缚，就得自己去努力，所谓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。每个人除了他自己，谁也救不了谁。佛教认为天上地下没有一个救世主，佛也不是救世主。佛既不能将人打入地狱，也不能将人带入天堂。佛对于凡夫俗子，只能给予引导和帮助，而绝不可能代替。“佛”的含义是“觉悟的人”。人人都可以觉悟，谁觉悟了，谁就是佛。

二、佛教认为人人都有佛性(禅宗多称为自性、真心)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只要见性就能成佛。但佛性无形，超越空间和时间，超越一切的观念，既不可捉摸，也不能用语言描述，只能由心去体悟。悟，完全是自己的事，别人绝对不能代替你，禅师们最喜欢引用《坛经》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这句话来说明“亲证”的重要性。有一位禅师讲过这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：“有一个贼，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继承父业，在一个晚上将儿子带入人家屋里，教儿子入柜去偷衣服。儿子刚入柜，他就关上柜门，跑到厅上去大喊，有意惊动主人，然后自己先溜掉了。主人知道有贼，点起灯来找，贼儿子便在柜中装老鼠咬东西的声音。主人叫奴婢将柜打开，贼儿子跳出来，吹灭主人手中灯，推开奴婢便往外跑。主人及家人在后面紧追，到半路，贼儿子突然见到一口井，便将大石推入井中。主人以为贼儿子跳井，便叫人下去捞，而贼儿子却趁机逃掉了。那个贼父亲听了儿子叙述脱险的经过，高兴地对儿子说：“你可以做贼了！”讲故事的禅师说，参禅就像学做贼，在别人帮不了忙的时候，只能自己去寻求出路。禅，也要求人亲自去体悟，去做一番绝处求生的磨练。

傅大士讲经

梁武帝请傅大士讲《金刚经》，傅大士只是走到讲座上举了一下惊堂木尺便走下来了。武帝感到十分愕然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在一旁的国师问他：“陛下明白了吗？”武帝说：“不明白。”国师说：“傅大士已讲完经了。”

（据《五灯会元》卷二）

【解说】

《金刚经》强调“破相”，即破除对于语言文字、形象相貌的执著，因为这些都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功用，是虚幻不实的。《金刚经》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只有作为本体的“佛性”是永恒不变的真实，而佛性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恰当地表达出来的。慧能说：“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。”《楞伽经》说“言语别施行，真实（佛理）离文字。”佛经是语言文字的记录，但这些语言文字只不过是佛为了引导“迷人”开悟的一种权宜工具和手段，而不是真理本身。《金刚经》中记释迦牟尼对弟子说：“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这就像坐船过河，船只不过是过渡的工具，坐船是过河的手段，彼岸才是目的地。如果你把船和坐船作为目的，那你就是行邪道，永远不能到达彼岸。所以禅宗强调“心悟”。黄檗禅师就说：“得意者越于浮言，悟